

詩
經
傳
稿

〔明〕徐光啓 撰
鄧志峰 點校

朱維錚 李天綱 主編

徐光啓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詩
經
傳
稿

〔明〕徐光啓 撰
鄧志峰 點校

本冊書目

詩經傳稿	一
徐氏庖言	一四一
兵機要訣	一
選練條格	二八七
靈言蠡勺	三二一
	三七七

點校說明

徐光啓《詩經傳稿》，曾收入《徐光啓著譯集》，一九八三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該書出版後記云：

《詩經傳稿》四卷，爲光啓孫爾默輯，曾孫以嘉、以納（點校者按：依卷首目次，當作以納）等校，清初徐氏淵源堂家刊本，卷首有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同郡王光承（玠右）序。原書國內已無藏本，亦不見於各家藏目及《徐氏宗譜·翰墨考》。三十年代向達（覺明）遊歷歐洲，在倫敦牛津大學發現是書，時王序首頁已缺（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記牛津所藏中文書》）。此流失海外已久的徐氏佚著，才爲國人所知。近承李約瑟博士鼎力，從牛津攝來照片，據以影印，盛誼可感！

據王光承序所言，本書共收錄徐光啓《詩經》制藝百篇（實九十三篇），對研究徐氏本人思想學術及晚明科舉文化有一定價值。本次點校，僅依上海古籍影印本加以新式標點，其標點凡例與《毛詩六帖講意》略同。原文多處字跡漫漶，其不可辨識者，以同等數量之空格代替。

原書正文經徐時勉、王光承等人圈點，間附夾批及眉批，每篇正文後亦有總評。因夾批及眉批多難以辨識，今僅將文後總評保留，其餘一概刪去，祈學者諒察。此外，原書目錄與正文標題頗有出入，此次點校，亦予以歸併統一。

庚寅六月鄧志峰謹識

目 錄

點校說明	一
序	王光承
國風	七
維葉萋萋	二句	九
是刈是濩	三句	一〇
采采卷耳	全	九
宜爾子孫	一句 會墨	一二
肅肅兔罝	首章	一三
標有梅傾	二句	一五
嗟彼小星	首章	一六
彼菑者葭	首章	一七
：	：	一九

先君之思	二句	二〇
人涉卬否	二句	二一
采葑采菲	二句	二二
就其深矣	四句	二三
云誰之思	二句	二四
升彼虛矣	二章	二五
匪直也人	二句	二六
秉心塞淵	二句	二七
其雨其雨	二句	二八
君子陽陽	一章	二九
彼其之子	二句	三〇
：	：	三四

女曰雞鳴	四句	三六
琴瑟在御	至末	三七
甫田	三八
不稼不穡	二句	三九
杕矛鑄錞	二句	四一
婉兮巒兮	二句	四二
周公東征	二句	四三
小雅	四五
四牡騤騤	次章	四五
皇皇者華	二章	四六
伐木丁丁	首章	四八
嚶其鳴矣	四九
天保定爾	三章	五〇
彼爾維何	一章	五一
一月三捷	日戒	朔方
憂心悄悄	五四
形弓弨兮	一章	鄉墨
比物四驪	一章	五六
有嚴有翼	二句	五七
他山之石	二句	五九
如跂斯翼	一章	六一
以薪以蒸	二句	六二
國雖靡止	一章	六三
我孔熯矣	一章	六五
樂具入奏	二句	六六
高山仰止	二句	六七
以洽百禮	有林	六九
綿蠻黃鳥	首章	七〇
大雅	七一
穆穆文王	二章	七二
無念爾祖	一章	七三
濟濟辟王	七五

鳶飛戾天	皇矣上帝	四句	七九
雔雔在宮	依其在京	二句	二二
王配于京	永言配命	七句	八一
媚茲一人	不愆不忘	二章	八二
藪藪王多	藪藪鳳鳴矣	二句	八五
天之牖民	鳳凰鳴矣	二章	八四
如取如攜	天之牖民	二句	八六
昊天曰旦	如取如攜	二章	八八
脩爾車馬	昊天曰旦	二章	八九
匪手攜之	脩爾車馬	二句	九〇
古訓是式	匪手攜之	二句	九三
		……	九二
		……	九四
		……	九六
		……	九七

三頌	……	一〇二	九九
維天之命	二句	一〇二	九九
維清緝熙	二句	一〇三	九九
天作	……	一〇五	九九
成王不敢	一句	一〇六	九九
畏天之威	二句	一〇八	九九
薄言震之	二句	一〇九	九九
應田縣鼓	二句	一一一	九九
有來鼈鼈	二句	一二二	九九
有來雔雔	二句	一二四	九九
燕及皇天	二句	一五五	九九
天維顯思	在上	一六六	九九
無曰高高	一句	一八八	九九
有餗其香	二句	一九九	九九

其笠伊糾	二句	一一一
自堂徂基	三句	二二二
君子有穀	二句	二二二
濟濟多士	一章	二二二
式固爾猶	合下	二二二
龍旂承祀	二句	二二二
公車千乘	一章	會墨
	二九	二八	二五
	二六	二四	二四
	二五	二三	二三
	二四	二二	二二

遂荒大東	二句	鄉墨	一三〇
鬷假無言	二句	一三三	
聖敬日躋	一句	一三三	
聖敬日躋	二句	一三三	
不震不動	二句	一三三	
赫赫厥聲	二句	一三三	
	二六	二五	二五	
	二三	二二	二二	
	二八	二一	二一	

序

剽切耳食，獵取科名，經義一道瞠乎後矣。吾郡先達相國徐文定公，掄元京國，樹幟詞壇，生平制義才法兼備，海內人士久已奉爲山斗矣。文孫容菴中翰志懷繩武，向集經義百篇，藏爲家寶。今令子若孫孚于開初，謀付剞劂，廣示同好，問序于余。余捧而讀之，覺溫良而樂易者如歌《風》，廣博而疏達者如歌《雅》，寬靜而正大者如歌《頌》。且比物連類，一唱三嘆，庶幾乎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膏，木纍纍乎端如貫珠焉。此季札所爲嘆觀止、嵇生所爲稱絕散也。微言未泯，典型尚存，還醇復古，舍此而誰。猶憶文定公當年，經濟大業，爰立未幾，功在史冊，固不僅以文詞著。即所著明農治曆、《毛詩六帖》等書數萬言，探蹟索隱，不僅以制義著。而即經義一編，已足有功風雅，嘉惠來學若此，視世之剽切耳食者，不大相逕庭歟？吾聞之：「言爲心聲，文爲國華。」吾願後之學者，因心而生文，因文而華國，於以鼓吹中和，力追正始，斯世斯文，實嘉賴之。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謹序。康熙癸丑孟秋，同郡後學王光承珍右氏拜手謹題。

詩經傳稿 國風

維葉萋萋

二句

徐光啓

詩念葛生之景，而不忘其所見焉。夫黃鳥之飛，正葛生之候也。念及於萋萋之葛，而于飛之景，豈能遂忘於心乎？后妃蓋謂，夫人目欣于所遇，快然自得，亦不知其可念也。迨其時之既遇，向之所欣已化爲烏有，而愴然思之，始有不能爲懷者矣，又况事關於職業者乎！我思在昔，屬當初夏，青陽告謝，百昌遂其向榮；朱明屆期，庶類宣其闡澤。維今之經緯杼柚，皆昔之弱質柔枝也，黛色參差，爭茂于清和之候；維今之織紝經綸，皆昔之長條遠幹也，綠陰霏映，羅生于澗谷之旁。時蓋近思鳴鶲，遠念授衣，感造化之隆施，幸女紅之有賴。萋萋景物，渺渺予懷，兩有會矣。于斯時也，吾猶及覩夫黃鳥之飛也，適性于恢台長嬴之天，時御風而飄舉；樂意于草天物苗之地，聊乘化以翱翔。羽翰之美，與霽色俱輝，翩翩焉乍遠而忽近，何流

徙之無常也；熠燿之文，偕晴光並麗，翩翩焉下上以差池，何往來之如織也。淑氣鼓其機，草木群生有以自樂，而共成夫芳菲之象；太和鬯其化，茂卉名禽迭相映蔚，以點綴夫熙洽之辰。一時風景，豈徒足以寓賞寄而翫物華也哉！昔也，感遇皆足驚心，而不意夫荏苒經時，彼葛葉萋萋，已衣裳之在笥；今也，俛仰已爲陳迹，而言念夫流光易邁，彼蒼庚振羽，猶物候之關情。撫往事于來茲，感生平于疇昔。緜兮，絰兮，予之得此，豈伊朝夕也。願言無斁，以此故矣。

題本風華，不嫌雅艷，幾于滿楮春光矣。所不可及者，步步不脫追叙二字，低回俯仰，非徒以粉藻爲工。徐克勤

《國風》、《雅》多言景物，《雅》華重而優柔，《風》輕清而浣婉，正如樂府、五言古，相似而不同者也。觀先生此作，可悟此中三昧矣。王玠右

是刈是濩

三句

徐光啓

后妃勤于葛，故衣成而惜之也。夫親執其功，則欲舍而不忍矣。若衣成服而輕棄之，彼固未知匹婦之勤與。《葛覃》，后妃之本也。以爲不織而衣，自古戒之矣。是故衡紵紜綻，遵而無廢，賦事獻功，愆則有辟，豈予一人辱在嬪嬪，而敢不敦崇斯義也乎？相彼葛成之際，女工之

始也；念茲織紝之勞，歲事之常也。濃陰密葉，夫孰非杼柚之材，能無刈乎，而刈斯可濩矣；遠幹長條，未遂爲經綸之用，能無濩乎，而濩斯可爲矣。爲其精者則成繩，雖不貴冰纨霧縠之奇，然有宜于致美者，吾將以此待也；爲其粗者則成絓，本不厭惡衣卑服之風，苟其足以備用者，吾皆不敢遺也。而于是此一葛也，遂成而服之矣。顧吾念之，彼自谷中之產也，何以成楚之服；昔之莫莫者，尚依然在望也，何以爲在笥之珍。藉自刈濩之初，以迄鳴機之日，有一不經于心、經于手，安得此乎？勞苦成之，屑越視之，非情也，誠深自愛玩，不忍中道而遺忘矣；追昔取材之始，以逮成章之候，誠自知非伊朝、非伊夕，何容易乎？分寸積之，旦暮置之，非計也，誠過自珍惜，不復棄捐于篋笥矣。雖無文采之華，而縞素之資，故本性所便，非無垢敝之日，而滌濯之服，亦夙習所安。即不然，而欲以舍故易新，日改月異，以視耳目，力所不遑；又不然，而欲逸己勞人，玄黃筐篚，以供糜費，理所不可。緜兮，絓兮，予誠願言無斁也哉。

此篇首二章《集傳》以「喈」與「萋」叶，「斁」與「莫」叶，三句一韻，與《采芑》同。所稍異者，三、四「萋」、「飛」、「莫」、「濩」，疊韻相轉耳。是爲唐人古詩轉韻之祖。然此法亦詩中小變，無關大體。究之「中谷」無韻，而上下三句，景事分畫，自不得以疊韻之同，遂謂兩句一連也。學者專習制義，韻脚遂置不講，惟先生《六帖》，深究此義，如此文三句命題，章

法瞭然矣。文之古茂，更不待言。王玠右

典貴鄭重，非等閒勤儉之語，卓乎與風化相關。而中間峯巒起伏，轉換脫卸處，緊緊相逼，尤此等題所難。先生慮聲詩衰廢，故于《六帖》中考求音韻，詳審訛舛爲要。玠右閱先生之文，每于此着眼，又是先生之功臣也。徐克勤

采采卷耳 全

徐光啓

懷人之詩，備道其所爲懷者焉。夫懷之于人無窮也，歌《卷耳》足以盡其變矣。且夫思也者，意之所之也，有所思，不能無所之矣。后妃思其君子，是故意之所到，神爲馳焉；迹之所窮，神爲阻焉。歌以言之，曰：夫此道旁之植者，卷耳耶，吾采之而頃筐未滿也；夫此卷耳之生者，周行耶，吾履之而懷人在念也。有意于遠人，斯無心于近事，亦實之周行焉耳。此周行也，君子固從之以于役，而第不知其安届也；吾即欲由之以往從，而又不知其安極也。意者，惟登高可以望遠乎。望而見，吾遂得以覲其人；望而不見，吾猶得以想其處。是故忽見夫崔嵬，思陟之也，而奈何馬之虺隕也，有懷如何，暫釋于金罍之酌而已耳；又見夫高岡，思陟之也，而奈何馬之玄黃也，傷如之何，暫釋于兕觥之酌而已耳。砠亦可陟

也，陟亦可望也，而我馬又已瘡矣，我僕又已痛矣，目視而足不隨也，我其如高山何？金罍兜觥其如我何？非慨然付之吁嗟，又何爲哉！又何爲哉！吁，周行不可即也，安在夫崔嵬、高岡之可陟也，蓋云情而已矣，周行不可即也，何得夫馬瘡、僕（療）「痛」之爲難也，蓋云勢而已矣。情無所不極，故隨心所至，無非瞻依邂逅之思；勢有所不從，故縱意所如，悉成艱難慘淡之況。此之謂思之變也，詩之始也。審如是，何以異于匹婦之閨情乎哉？夫能盡乎匹婦之至情之□，后妃也夫。

求此文于淺深近遠之間，覺無淺不深，無近不遠。蘇公云：「何其盱直而易解」，此章「云何吁矣」，曲而難解，末路數語豁然。王玠右

此詩與《衛風·載馳》、《小雅·何人斯》篇，皆極奇極幻之文，全要得想像超忽之□，容不得一語呆重。篇中敘置徑捷，了無牽滯，而託言之意如□。徐克勤

宜爾子孫振振兮

徐光啓

詩喻昌後之宜，信之以德也。夫福未有無因者，振振之盛，以和召也，如《螽斯》可以觀矣。且夫頌純嘏者，必曰使爾千億爲祥也，問孰致焉，亦必有道矣。有文王而有后妃之德也，宜公